墨莊漫錄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墨莊漫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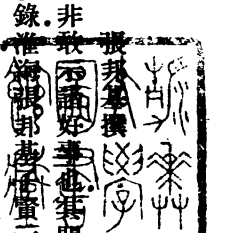
（一）

張邦基撰

本館據稗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墨莊漫錄卷之一

宋　淮海　張邦基撰



僕以閒見慮其忘也。書藏其篋。歸耕山間。遇力罷釋耒耕壟上。與老農憩談。非敢云好事也。其間是非毀譽。均無庸心焉。僕性喜藏書。隨所寓榜曰墨莊。故題其首曰墨莊漫錄。淮海張邦基敘。

范蜀公乞致仕。章四上未允。第五章言臣所懷有可去者二。謂言青苗不見聽。一可去。農齡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可去。章既上。遂得請。

張宣徽安道守成都。眷繕娼陳鳳儀。後數年王懿敏仲儀出守蜀。安道祝仲儀致書與之。仲儀至郡。呼鳳儀曰。張尚書頃與汝留情乎。鳳儀泣下。仲儀曰。亦嘗遺尺牘。今且存否。曰。迫今蓄之。仲儀云。尚書有信至。汝可盡索舊帖。吾欲觀之。不可隱也。遂悉取呈。韜於錦囊甚密。仲儀謂曰。尚書以剛勁立朝。少與多譽。汝毋以此黷公。乃取書付鳳儀。并囊盡焚之。後語安道。張甚感之。王張姻家也。

東坡在杭州。一日遊西湖。坐孤山竹閣前臨湖亭上。時二客皆有服。預焉。久之。湖心有一綵舟漸近亭前。觀粧數人。中有一人尤麗。方鼓箏。年且三十餘。風韻嫻雅。綽有態度。二客競目送之。曲未終。翩然而逝。公戲作長短句云。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奏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煙斂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峰青。

毗陵一士人姓常。爲蟹詩云。水清距免雙螯黑。秋老難逃一背紅。蓋譏朱勔父子。

范純仁堯夫丞相薨。禮官謚曰忠宣。考功鄧忠臣議曰。每思捐身而開策。常願休兵而息民。秖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疐後。又曰。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罪。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所用之地。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纖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國。狥公忘己。爲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級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鵩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快浮雲之蔽。趨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云云。時論皆以爲允當。崇寧初追奪元謚。幷定謚覆官並罰銅。二年六月。言者再論忠臣得宮祠。

東坡作儋耳山詩云。突兀陰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

王荊公書清勁峭拔。飄飄不凡。世謂之橫風疾雨。黃魯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學楊凝式。以余觀之。乃天然如此。

武帝建安二十年冬十月。始置名號。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名號侯爵十八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此印決曹氏物也。表舅唐惠端仲見之。亦以予言爲然。乃賦詩云。關中金印豈秦關。想見風流漢已還。大鑿似書譙縣石。蘭亭寧數會稽山。空餘此

日歸囊橐曾是當年雜珮環萬戶況將取如斗此章何足繫腰間後范左轄謙叔在方城以書求借舅氏不與也（前闕）

崇寧初既立黨籍臣僚論元祐史官云初大臣挾其私忿濟以邪說力引儇浮與其厚善布列史職或毀誣先烈或繫空造語以厚誣若范祖禹黃庭堅張耒秦觀是也或隱沒盛德而不錄若曾鞏是也或含糊取容而不敢言若陸佃是也皆再譴降時舊史已盡改矣

王鞏定國爲太常博士常從術士作軌革畫一堂廡庭中有明珠一枚旁置棊局未幾爲御史朱光庭所抨得補外

東坡在海外瓊州士人姜唐公弼來從學坡題其扇云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或作朱）犀端合破天荒公弼求足之坡云候汝登科當爲汝足後入廣被貢至京師時坡已薨乃謁黃門於許下子由乃爲足之云生長芸閒已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國朝宗室例除環衛裕陵始以非祖免補外官繼有登科者然未有爲侍從者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閣待制繼而子湮亦除八年又除子櫟宗室爲從官自伯山始然皆外任未有任禁從者紹興三年始除子晝侍郎皆子字也然其他字號未有也十八年始除不棄侍郎不字任禁從自德夫始

香泛釣筒萍雨夜綠搖花塢柳風春舒亶信道詩也信道清才而詩刻削有如此者又有云空外水光風

動月暗中花氣雪藏梅又云宿雨閑雲千嶂碧野花弄日一村香又云萬壑水澄知月白千林霜重見松高皆警句也

韓駒子蒼詩云倦鵲遶枝翻凍影征鴻摩月墮孤音誠佳句也但太工矣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責既還怏怏不平嘗內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慙色自是無復躁進意司馬朴之室浮休之女也有詩在鄜延路上一寺中一聯云滿目煙含芳草綠倚欄露泣海棠紅或云便是詠燭者

紹聖初逐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州郡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之奇穎叔云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迴

杜子美玄都壇歌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說者多不曉王母或以爲瑤池之金母也中官陳彥和言頃在宣和間掌禽苑四方所貢珍禽不可殫舉蜀中貢一種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多而長飛則尾開顫裊如兩旗名曰王母則子美所言乃此禽也蓋遐方異種人罕識者子規夜啼山竹裂言其聲清越如竹裂也

鄱陽胡詠之朝散生平好道元符初嘗於信州弋陽縣見一道人青巾葛衣神氣特異因揖而延之對飲道人指取大白滿引無算曰君有從軍之行去否胡竦然曰當去蓋是時欲就熙河帥姚雄之辟也道

人曰。西陲方用師。好去。索紙書詩曰。濟世應須不世才。調羹重見用鹽梅。種成白璧人何處。熟了黃粱夢未回。相府舊開延士閣。武夷新築望仙臺。青雞唱徹函關曉。好卷游幃歸去來。授詠曰。爲我以此寄章相公。且曰。章相公好箇人。又錯了路逕也。詠叩其說。但云未可立談。詠問其姓名。亦不肯言。曰。吾早晚亦遊邊。可以復相見。夜艾。詠曰。先生可就此寢。曰。吾歸邸中。只在河下。乃拂衣去。明日。遣人往諸邸尋問。皆云未嘗有道人。因告縣令。徧邑物色。竟無曾見者。詠至京師。見王副車說。具告以此。欲持詩謁子厚。說曰。愼不可。上方以邊事倚辦相公。丞相得此。必堅請去。上必疑恠。詰其所以然。君且得罪。詠以爲然。徑趍姚暮。從取青唐。暨還闕。則子厚已去矣。他日子厚北歸。聞有此詩。就詠求之。其眞本已爲駙車奄有。乃錄寄之。子厚見詩歎曰。使吾早得此詩。去位久矣。豈復有今日之事乎。方詠之在邊日。嘗至秦州天慶觀。聞說呂先生在此月餘。近日方去矣。問何以知其爲呂道士云。道人去時。適道衆皆赴隣郡醮。道人顧小童曰。吾且去。借筆書壁。候師歸示之。小童辭以觀新修。師戒勿令題涴。乃曰。煩貯火殿鑪。吾欲禮三清而去。既而行殿後。砌下有石池。水甚清泚。乃以爪畫殿壁留詩云。石池清水是吾心。漫被桃花倒影沉。一到邽山空闕內。消閑塵累七絃琴。後題回字。衆驚嘆。以爲必呂翁也。壁甚高。其字非手可能及。邽山卽秦山也。詠思弋陽所遇。有遊邊之約。豈非□斯人歟。此說予聞江元一太初云。

宿州靈壁縣張氏蘭皐園一石甚奇。所謂小蓬萊也。蘇子瞻愛之。題其上云。東坡居士醉中觀此。瀟然而醒。子瞻之意。蓋取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醉石。醉則踞之。乃醒也。蔣穎叔過見之。復題云。荊溪居士暑中

觀此。爽然而凉。吳右司師禮安中爲宿守。題其後云。紫溪翁大暑醉中讀二題。一笑而去。張氏皆刻之。其石後歸禁中。

姑蘇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噀腹中空。每焚香置爐邊。煙盡歸腹中。久之冉冉復自蟾口噴出。亦異物也。退之詩。風能折黃髯。露亦染梨腮。魯直本亦作風稜露液。又與與元宴集詩云。莊漫華墨間。墨當作黑。華梁黑水惟梁州。與元、梁州也。

吳安中少年時爲堠子詩云。行客往來渾望我。我於行客本無心。喜爲人書之。

李商隱錦瑟詩云。莊周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人多不曉。劉貢父詩話云。錦瑟、令狐綯家青衣。亦莫能考。瑟譜有適怨清和四曲名。四句蓋形容四曲耳。

唐子西嘗見桃李盛開。而梅尚存數枝。因作詩。時張無盡天覺被召。乃以詩投之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來何處無顏色。不應尚存一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當嚴冬。桃李未在交游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少年爭春風。無盡大加稱賞。

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妹。曾子宣內也。有詞行於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

崇寧三年。邦基伯父文簡公賓老自翰苑拜左丞。而伯父倪老後除內相。宣和八年。文粹中自翰苑拜右丞。而其季虛中除內相。皆兄弟相代於北扉。亦盛事也。

廣陵先生逢原嘗爲暑熱思風詩云。力卷雨來無歲旱。盡驅雲去放天高。客有傳示王介甫。嘆曰。有致君

澤民之志。惜乎不振也。

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相與賦詩。而逢原先成。舉數聯。平甫未屈。至聞仰蹲蒼匣顛。下視白日徂。夜半身在高若騎箕尾居。乃歎曰。此天上語。非我曹所及。遂閣筆。

襄陽有一曹掾。不爲郡將所禮。屢窘幾殆。一日。掾被召。以詩上郡將而別之。有云。已覺目光在牛角。未信鞭長及馬腹。郡將雖嘉賞而愈銜之。

蔡元度魯公在位。錫賚無窮。而用度亦廣。京師感慈寺修浮圖。題三千緡。時有吳鍊師者。丹陽人。辟穀修養。館於西園庵中。後有隙地。吳勸令蒔麥。既穫。頗厭狼籍。公見之。題詩於庵曰。塔緣便捨三千貫。月俸無踰一萬緡。却向西園課小麥。老來顛倒見愁人。

胡師文元質侍郎利州。一日晝寢書室。蹶然而興。呼吏問曰。適有人投訟牒。自稱吳伴姑。吏曰無有。斯須復夢如初。既覺復呼吏曰。倅廳庖舍在何所。其戶牖何向。吏具白之。卽命駕至彼。率倅同觀。指一隅命鐇發之。不數尺得一婦人屍。倒植水中。衣履猶未敗。蓋前倅子舍之婢。因捶死瘞於此。人莫知之。因命具棺衾。薦以佛事。復夢婦人云。今免倒形。以就安宅。且將訴於陰府矣。感激而去。高郵人徐伯通與直時爲館客。親見此事。

杜甫詩。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多不詳遜在揚州之說。以本傳考之。但言遜天監中爲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爲賓客。掌書記室。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幸。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

卒於廬陵王記室。亦不言在楊州也。及觀逐有梅花詩。見於藝文類聚。初學記云。兎園標節物。驚時最是梅。御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遶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注臨邛杯。應知早凋落。故逐上春來。余後見別本。逐東海剡人。舉本州秀才。射策爲當時之冠。歷官奉朝請。時南平王殿下爲中權將軍楊州刺史。望高右戚。實曰賢主。擁彗分庭。愛客接士。東閣一開。競收楊馬。左席皆啓。爭趍鄒枚。君以詞藝早聞。故深親禮。引爲水部。行參軍事。仍掌文記室云云。乃知逐嘗在楊州也。蓋本傳但言南平引爲記室。略去楊州爾。然東晉宋齊梁陳。皆以建業爲楊州。則逐之所在楊州。乃建業耳。非今之廣陵也。隋以後始以廣陵名州。

潤州蘇氏家書畫甚多。書之絕異者。有太宗賜易簡御書、宋玉大言賦、并名眞戒酒批答、鍾繇賀吳滅關羽上文帝表、王右軍答會稽內史王述書雪晴寄山陰張侯帖、獻之秋風詞、梁蕭子雲節班固漢史、唐褚遂良模本蘭亭、李太白天馬歌、賀知章醉中吟、張長史書逸人壁、顏魯公進文殊碑讚、李陽冰篆新泉銘、永禪師眞草千文、齊已題贈、並皆眞蹟。名畫則顧凱之雪齋圖、望五老峰圖、北齊舞鶴圖、閻立本醉士圖、吳道子六甲神、薛稷戲鶴、陳閎蕃馬、韓幹御馬、戴嵩牛圖、王維臥披圖、邊鸞雀竹、李將軍曉景屏風、李成山水、徐熙草蟲、黃荃墨竹、居寧翎毛、董羽龍水、劉道士鬼神、刁處士竹石、鍾隱乳兎、物之尤異者。有明皇賜蘇小許公四代相玉印、贊皇父子石研、石兎、竹拂、連理拄杖、陳後主宮娃七寶束帶、雷公斧、珊瑚筆架、玉連環。皆希世之寶。後皆散逸。或有歸御府者。今不知流落何處。

荊公退居金陵。蔣山學佛者俗姓吳。日供灑掃山下田家子也。一日。風墮挂壁舊烏巾。吳舉之復置於壁。公適見之。謂曰。乞汝歸遺父。數日公問幞頭安在。吳曰。父村老。無用。貨於市中。嘗得錢三百千供父。感相公之賜也。公嘆息之。因呼一僕同吳以元價往贖。且戒苟以轉售。卽不須訪索。果以弊惡猶存。乃贖以歸。公命取小刀自於巾脚刮磨。粲然黃金也。蓋禁中所賜者。乃復遺吳。吳後潦倒。竟不能祝髮。以竹工居眞州。政和丙申年。予嘗令造竹器。親說如此。時已年六十餘。貧窶之甚。亦命也。

呂溫卿爲浙漕。既起錢濟明獄。又發廖明略事。二人皆廢斥。復欲網羅叅寥。未有以中之。會有僧與叅寥有隙。言叅寥度牒冒名。蓋叅寥本名曇潛。因子瞻改曰道潛。溫卿索牒驗之。信然。竟坐刑之歸俗。編管兗州。未幾。溫卿亦爲孫傑鼎臣發其贓濫繫獄。人以爲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諸閣。擲龍腦以辟穢。過則以翠尾掃之。皆聚。無有遺者。亦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物類相感也。

中表錢湑子全。穆父之孫。蒙仲之子。三歲喪父。自少刻苦能立。好學有節操。何桌榜登科。卽丁母艱。及第十餘年。未嘗到官。試中學官。除濟南府教授。車駕駐蹕揚州。有薦權國子博士者。始入局叅謁長貳。方茶疾作仆地。輿歸一夕而殂。竟無一日之祿。惜哉。命薄如此。可爲奔求躁圖之戒。

世傳宗室中昔有昏謬（俗呼昏潑撒太尉）。一日坐宮門。見釘校者亟呼之。命僕取弊履。令工以革護其首。工笑曰。非我技也。公乃悞曰。我謬也。誤呼汝矣。適欲喚一鍋漏（俗呼骨路）者耳。聞者大笑之。

王黼將明盛時搜求四方瓌奇之物以充玩好有人以桃核半枚來獻中容米三四斗其間題詠之字滿矣李之儀端叔題云觀此桃則退之所謂華山十丈蓮信有之矣今不知存否也予嘗觀洽聞記云吐谷渾桃如大石甕豈非此桃也耶

墨莊漫錄卷之二

蔡絛約之西清詩話云人之好惡固自不同杜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予居此應從王逸少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悶乎予以謂此時約之未契此語耳人方憂愁亡聊雖清歌妙舞滿前無適而非悶子美居西川一飯未嘗忘君其憂在王室而又生理不具與死爲隣其悶甚矣故對青山青山悶對白水白水悶平時可愛樂之物皆寓之爲悶也約之處富貴所欠二物耳其後竄斥經歷崎嶇險阻必悟此詩之爲工也

東坡贈黃照道人詩云面臉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見來烏王立之詩話云元自見來皆俚語也杜子美詩云鑽石藤稍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坡句法此而謂之俚語立之未之思耳

建炎改元冬予閑居楊州里廬因閱太平廣記每過予兄子章家夜集談記中異事以供笑語時子章館客天長解養直剛中因言頃聞一異事云元符末年渭州潘原縣民方耕田有民自地間湧出耕者見之驚怛棄犁而走則斥逐擊之不得走執耕者及縣縣吏遇之輒毆縣吏吏皆散走見縣令馬敦古又毆令令亦走俄而仆於庭奄然一土偶人也視之則歲所嘗奉土牛傍所謂勾芒神者於是共舁出之未幾復有至者亦事皆同日十數至不能禦官吏皇恐令不敢復視事居若干日有物人類蓬首黑而矬肥降令舍莫知其所從來令罔測乃曰爾無庸恐我爲爾盡食芒兒矣爾恭事我乃汎灑廳事之東

室居之。凡十餘人。其長者自稱天神。其次曰王褒李貴。其餘有姓名。有婦人二。曰雲英月英。日謹伺候。供億其飲食。嘗闔戶自竇中出入。有所須召。則其長者呼王褒李貴。而令爲置吏門外爲傳呼。事之甚嚴。自是士恠不至。民亦以其無他。用止恠。頗安焉。令尤德之。久之。提點刑獄程棠行縣。問令所以。室中遽呼曰王褒爲我傳語提刑。適贈詩不省已得乎。置吏以告。棠起立曰。某適至此。已晚不敢見也。所贈詩者實未得。吏去復至曰。詩在提刑汗衫上。祖視之果然。乃不敢復語。相與遽起。先是。渭州都巡檢侯恩老矣。其爲人剛方不撓。好面折人。一州號爲木強。自聞見恠。獨心常易之。方棠巡按時。恩如州界。方奉迎。從至縣。恩以職事從在縣衙。獨據胡牀坐廳事傍。俄有物自東隅來。階下兩手扳堦基。首與堦平。徐過恩坐。恩徒手搏得之。號掣不放。觸其體若氷石。有力能反曳人。恩素有力。一手捽其領。捩左手著胡牀。從之。卒不放。至所謂恠室者。兩足入戶內。引恩手戞戶頰。久乃放之。一縣大驚。令尤恐失舉止。往來語曰。都巡檢敗我事矣。棠亦愈皇恐徘徊。夜中不聞有聲。棠乃歸宿於縣驛。明旦。棠盛服至上謁。令灑掃設香案以俟。恩亦戎服待事。謁入不出。日高稍稍摩戶視。閒其無人。室中凝塵尺餘。亦不見有人迹。令猶愕曰。竟爲都巡所慢禍至若何。恩曰。某以爲除害。已去之矣。何禍爲。棠乃從令及恩共入視之。廳壁間得細書一行云。侯公正直。予等謹退。自後恠遂兩絕。侯公者。開封人。字澤之。有子名傳。爲天長巡檢。常爲人言此曰。某是時侍親渭上。目所見也。傳又曰。今天長尉賈堉時亦侍其父在焉。解生聞此事於巡檢後。賈尉亦能言之。又得程棠王褒李貴之姓名。不疑尚有缺者。皆幼不記也。異哉異哉。

杜子美秦州詩云馬驕珠汗落胡舞白題斜題或作蹄莫曉白題之語南史宋武帝時有西北遠邊有滑國遣使入貢莫知所出裴子野云漢顯陰侯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曰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人服其博識予常疑之蓋白題其胡下馬拾之始悟白題乃胡人爲氈笠也子美所謂胡舞白題斜胡人多爲旋舞笠之斜似乎謂此也

周昕大夫居鄧州父中散卒數十年矣一夕昕妻夢中散如平生謂曰我且爲羊今在某氏屠肆五更卽死當速見贖烏頭者卽我也覺而語昕以爲夢中語勿信也斯須復夢於昕時以四更皷亟遣僕推門以至屠家且問有烏頭羊否屠伯云適有一頭僕曰幸勿殺周宅欲售爲厭勝之用乃倍直牽歸視昕有喜色遂養之每昕自外歸徑趍懷中得食已如是者數年羊乃死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眞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魏道輔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耗是且權攝耳

仁宗嘗問孝肅包公拯歷代編戶多少之數公悉考以對以謂三代雖盛其戶莫得而詳前漢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武兵革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三年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三國鼎峙版籍歲減才百四十餘萬晉武帝平吳之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戶不滿二百萬高宗永徽元年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年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

史之亂。乾元已後。僅滿一百二萬。武宗會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四方竊據。大約各有數十萬。太祖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眞宗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以來。天聖七年。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萬四千四百三十四。拯以謂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拯又言蚩蚩之生。聚蕃息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關。陶化明主知其然也。必薄賦斂。寬力役。救荒歉。三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此乃陛下日愼一日。以致其盛。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秖二帝之盛矣。宣和乙巳十二月四日夜讀公奏錄節出。嗚呼。盛德之語哉。

梓州織八丈濶幅絹。獻宮禁。前世織工所不能爲也。

茄根幷枝暴乾。燒作灰。爲香煤。甚奇。能養火延夕。

予嘗自製鼻觀香。有一種蕭灑風度。非閨幃間惱人破禪氣味也。其法用水沉香一兩屑之。取槐楂液漬之。過一指之。曰泣其液。降眞香半兩。以建茶鬪品二錢七作漿漬一日。以濕竹紙五七重包之。火煨少時。丁香一錢。鮮極新者。不見火。玄參二錢。鮮去塵埃。密燭令香。眞茅山黃連香一錢。白檀香三錢。麝半錢。漆律一錢。焰硝一字。俱爲細末。濃煎皂角膠和作餅子。密器收之。燒暗極熅火。

題跋最爲難事。惟東坡山谷題徐熙畫菜云。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不可使斯民有此色。

唐來鵬有觀懺會夫人詩云回眸綠水波初起合掌白蓮花未開嘉祐中有王永年者娶宗女求舉於竇卞楊繪得監金耀門書庫永年嘗置酒延卞繪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飲卞繪謂之白玉蓮花盞可謂善體物者也然意亦取鵬之詩云

江南李後主常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游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態拂人頭想見其風流也扇至今傳在貴人家

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藥壅培於白牡丹如玉千葉一百五玉樓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淺碧色號歐家碧歲貢禁府價在姚黃上嘗賜近臣外廷所未識也

方亞夫幾仲與化軍人五至省闈皆不捷嘗夢廷試而無試卷甚惡之晚以八行舉詔免廷試賈安宅榜唱名排入第一甲以通直郎終

崇寧中初興書畫學米芾元章方爲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繼以所藏法書名畫來上賜白金十八笏是時禁中萃前代筆蹟號宣和御覽宸翰序之詔丞相蔡京跋尾芾亦被旨預觀已而出知無爲軍復召爲書學博士便殿賜對詢逮移晷因上其子友仁楚山清曉圖既退賜御書畫扇各二遂除春官外郎人以爲榮十八笏蓋戲之耳

宣和癸卯平江朱勔採石太湖龜山得一石長四丈有奇廣得其半玲瓏嵌空竅穴千百非雕刻所能成也幷郡宅後池光亭臺上白公檜世傳白樂天手植也創造二大舟費八千緡以獻時常潤閒河渠淺

澀重載不前乃先繪圖以聞宸翰賜石名神運昭功敷慶萬年之峰時人莫不目擊余時初至吳中亦獲一觀是秋方至京師置於艮嶽

田衍魏泰居襄陽郡人畏其吻譎曰襄陽二害田衍魏泰未幾李豸方叔亦來郡居襄人憎之曰近日多磨又添一豸

都尉王詵爲王定國畫煙江疊嶂圖東坡作詩所謂江上愁心千疊山者定國死其子由以畫貨與高郵富人茅生以獻章獻或云禁中

喻陟明仲睦州人持節數部政績藹著雅善散隸尤妙長笛每行按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快作數弄殊風流蕭散也常有馬上吹笛詩云云寄張芸叟和寄云越客思歸黯不平閑持長笛寫秦聲羨君氣海如斯壯博我詞鋒孰敢爭江上梅花開又落隴頭流水咽還驚豈知不寐鰥魚眼獨坐山堂對月明又手帖云舜民已三請外若得西道一局再記舊德便冀掃榻更需洗水晶杯也水晶杯明仲珍惜物非佳客不出故芸叟戲云

壽春村農晚耕於野每見青雀五枚翔集桑上毛羽紺翠天明即見心頗異之一日偶拈石擊之正中其一口隕地視之乃青銅雀已折矣因於其下瘞之不數尺得銅香爐蓋上一雀四足口而闕其一矣後爲方會給事家所得工製簡樸亦無他異

魏泰道輔自號臨漢隱君著東軒雜錄續錄訂誤詩話等書又有一書譏評巨公偉人闕失目曰碧雲暇

取莊獻明肅太后垂簾時、西域貢名馬、頸有旋毛文如碧雲、以是不得入御閑之意。嫁其名曰都官員外郎梅堯臣撰。實非聖俞所著。乃泰作也。

襄邑義塘村出一種瓜。大者如拳。破之色如黛。味甘如蜜。餘瓜莫及。頃歲貢之。以其子蒔他處。即變而稍大。味亦減矣。

康節邵先生堯夫。在洛中嘗與司馬溫公論易數。推園中牡丹云。某日某時當毀。是日溫公命數客以觀。日向午。花方穠盛。客頗疑之。斯須兩馬相踶。絕銜斷轡。自外突入。馳驟欄上。花果毀焉。嘗言天下(不)可傳此者司馬君實章子厚爾。而君實不肯學。子厚不可學也。臨終焚其書不傳。秖以皇極經世行於世。

唐暨潛亨質。肅公猶子。余母之舅也。早退隱居襄陽。著春秋政典。以周官定臧否。鄒志完爲序。娶陳氏。蜀人。令德純茂。尤工文章。大觀中。先君爲郡學官。代還時。以詩送別余母。一云。念別每驚魂。流年多病身。惟我延陵子。情眞意更親。分携無淚盡。望遠起愁新。老眼將何暖。音書不厭頻。二云。雪意亂江雲。江梅漸放春。鴈歸人去後。愁與歲華新。榮路君方振。園居我豈貧。惟餘憂我念。相憶莫沾巾。

宣和間。宮中重異香。廣南篤稐龍涎亞悉金顏雪香褐香軟香之類。篤稐有黑白二種。黑者每貢數十觔。白者止三觔。以瓠壺盛之。香性熏漬。破之可燒。號瓠香。白者每兩價值八十千。黑者三十千。外廷得之。以爲珍異也。又貢異物圓如龍眼實。色若綠葡萄。號猫兒眼睛。能息火。燃炭方熾。投之即滅。又云。能解

蠱毒之藥。前世所紀異物多矣。未聞此種也。

荔枝皮不可燒。其香引屍蟲。

瑞香花其香清婉。在餘花上。窠株少見大者。襄陽唐表舅家一株。面濶一丈二三尺。婆娑如蓋。下可坐胡牀。趙忼季西知襄陽。欲取之。竟不與也。兵火之後。不復存焉。豈歸閬苑耶。李居仁大夫嘗言。舒州山中深岩間。附石生一株。高二三丈。下可坐上客。不可移也。今浙中以丁香本接者。芬芳極短。不如天生者。其香溫鬱清烈也。不十年即瘦悴就稿矣。

顧臨子敦爲輸苑。每言趙廣漢尹京有治聲。使我爲之不難。當出其上。子瞻戲曰。君作尹須改姓。顧曰。何姓。曰。姓茅。喚作茅廣漢。

禹餘糧石。形似多恠。磈礧百出。或正類蝦蟆。中空藏白粉。去其粉。可貯水作研滴。出鼎州祇園山者多此類。他亦有之。然不及也。長老祖秀疊頴說。

黃魯直謂荀中令喜焚香。故名縮砂湯。曰荀令湯。朱雲喜直言切諫。苦口逆耳。故名三稜湯。曰朱雲湯。任夢臣任四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臥病不起。家四壁立。二女賢甚。趙清獻公守成都。率僚屬以俸助之。二女辭不受。力拒之云。豈敢以此汚先君之清德。趙倅成伯篤意勉之。遂納於公宇之東廡。既行。以元物若干榜於門壁。付之守禦吏。無毫髮所損。二女潔如此。文章議論。士夫所不逮也。後數年。清獻皆以子姪妻之。

蘇頌子容丞相博學無所不通熙寧十年爲大遼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適遇冬至時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朝曆後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卽屬子時爲明日矣曆家布筭容有遲速或先或後故有一日之異然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爲善遂各以其日爲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

近時傳一書曰龍城錄云柳子厚所作非也乃王銍性之僞爲之其梅花鬼事蓋遷就東坡詩月黑林間逢縞袂及月落參橫之句耳又作雲仙散錄尤爲恠誕殊悞後之學者又有李歗注杜甫詩及注東坡詩事皆王性之一手殊可駭笑有識者當自知之

黃寔師是弟宰方叔坐上書譏訕事下御史時相欲竄極典中丞盧航彥濟乞降元書看詳時禁中已焚其書有旨令宰執臺諫析其言有云蔡京姦邪用之誤國童貫閹官祇可灑掃宮廷不宜預廟謀密筭刪去謗訕之語遂得寬貸時相猶忿欲竄決彥濟復爭之迺流海島後數年定武帥梁子美奏邊事云某事乞依黃寔知本州日申明徽宗忽顧左右曰寔有弟今在何處近臣奏先因上書得罪流海島卽日內批與量移後遇赦放還獲終於家

張稚圭元老荊公客也爲江東漕攝金陵府事嚴酷鮮恕喜與方士游門下嘗數客一日行郡圃老卒項繫念珠公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公異之呼至室內問其所得論養生吐納內丹皆造精微又曰運使平生殊錯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爲子孫福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曹特覬公賄耳公曰能傳我

乎。卒曰。正欲授公。然須今夜半潛至某室當以傳。公初亦難之。不得已許焉。既歸。與魚軒劉議之。劉曰。不可。公以嚴毅。人素苦之。夜中獨出。事有不測。奈何。太夫人微聞之。潛鎖其寢室。竟不得出。黎明視事。衙校報守圃卒是夜四更趺坐而化。公大悵惋。數月感疾遂卒。

舒信道謫居四明。幾二十年。獨以詩爲樂。嘗得句云。春禽得意千般語。澗草無名百種香。自喜之。既而曰。此聯可入箋注。不可以示人。遂改去不用之。

東坡先生知楊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術耶。道士駭惶而退。

予友人相訪。指案間荊公日錄曰。僕不喜閱此書。予問其說。客曰。凡稱上曰某事如何。則言予曰不然。凡稱某事予則曰如何。則言上曰極是。此尤可笑也。

濠州州宅舍桃閣下。因斸土得一石匣。始疑中藏金玉。開之得巨編數帙。乃陳留鄭向所述五代開皇紀三十卷。乾興元年向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爲郡守。瘞此書於閣下。中有銘曰。自朱矯命。終紫遊位。二十四年。一十三帝。興亡行事。魚貫珠綴。瘞藁於斯。如地之利。此書亦行於世。

山谷先生作蘇李畫枯木道士賦云。懼夫子之獨立而矢來無鄉。乃作女蘿施於木末。婆娑成陰。與世宴息。而營以矢來無鄉。問人。少有能說者。後因觀韓非子。有云。矢來有鄉。（鄉。方也。有從來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即甲之不全者。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無傷。故彼以盡備之

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備於臣。皆所防疑。則姦絕也。山谷用事深遠。此點化格也。不知者豈知其工云。

王逢原作假山詩云。鯨牙鯢鬣相摩捽巨靈戲撮天凹突舊山風老狂雲根重湖凍脫秋波骨。我來謂怪非得眞醉揭碧海瞰蛟窟。不然禹鼎魑魅形神顚鬼脊相撐捽。夏倪均父爲予言此詩奇險。不蹈襲前人。韓退之所謂惟陳言之是去者。非筆力豪放不能爲也。

范致虛謙叔與蔡元長相迕。久處閑散。宣和初。自唐州方城召還。提舉寶籙宮。未幾執政。時元長以五日一造朝。居西第。迺與謙叔釋憾。一日。觴於西園。主禮勤渥。元長作詩見意云。一日趁朝四日閒。荒園薄酒願交驩。三峰崛起無平地。二派爭流有激湍。極目榛蕪惟野蔓。忘憂魚鳥自波瀾。滿船載得圭璋重。更掬珠璣洗眼看。三峰二派雖皆園中景。蓋有激而云。時罷政未久。王黼靈素師成輩方盛也。

楊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出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一株。謂之歐公柳。公詞所謂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者。薛嗣昌作守。相對亦種一株。自榜曰薛公柳。人莫不嗤之。嗣昌既去。爲人伐之。不度德有如此者。

漢宮香方。鄭康成注。沉水香二十四銖。著石蜜複湯。鬻銅鐵輩皆病香。以指嘗試。能飲甲則已。南海賈胡貴一種香木末。如蜜房。色澤正黃可滅甲。以寒水炭四焙之。青木香十二之一。可酌損之。雞舌香以其子勿以其母。青木香用二錢。合擣如糜。沉水得黐蜜。煉而氣酵。投初鬻蜜中。媒使相悅。閟以黃埜蜜陖塌不津地罨之。一月中許出之。投龍腦六銖。麝損半。一爐注如芡子。薰酵酵略聞百步中人也。今太官加蜜露紅蠟如酵。外家効之以殊勝。此方魏泰道輔強記面疏以示洪炎玉父。

意其失古語。其後相國寺庭中買得古葉子書雜抄。有此法。改正十餘字。又一貴人家見一編號古粧臺記。數字甚妙。予恐失之。因附於此。

予在楊州一日獨遊石塔寺。訪一高僧。坐小室中。僧於骨董袋中取香。如芡許。炷之。覺香韻不凡。與諸香異。似道家嬰香而清烈過之。僧笑曰。此魏公香也。韓魏公喜焚此香。乃傳其法。用黑角沉半兩。麝金香一錢。一字。麩炒丁香一分。上等蠟茶一分。碾細。分作兩處。麝香當門子一字。右先點一半茶澄取清汁。研麝漬之。次層三物入之。以餘茶和半盞許。令衆香蒸過。入磁器有油者。地窖窖一月。

荆公病革。甚吳夫人令蔡元度詣茅山謁劉混康問狀。劉曰。公之病不可爲已。適見道士數十人往迎公。前二人執旛旛面有字。若金書然。左曰中函法性。右曰外習塵紛。元度自言如此。或者又云荆公臨薨。頗有陰譴恠異之事。與此不同。未知孰是。

世傳呂公得道之士。唐僖宗時進士。能作詩。傳者僅百首。往往賣墨世間。毗陵士人姓邵。忘其名。善談易。衆請講於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幃直入。邵惡之。掩卷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聞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邵驚遽揖之坐。墨者脫履置案上。取墨一丸曰。此墨價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納履。取硯滌之。試墨置日影中。貯墨而出曰。抵暮復來。當知十千非貴也。邵且笑且駭。少頃視硯。墨之所濡。徹底爲黃金。與日影相耀。邵惋恨不已。必呂公也。

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雛。而雌爲猫所斃。雄啁哳久之。翻然而逝。少選一雌偕來。共哺其子。明日有雛墜

地。至晚羣雛畢死。取視之。滿吭皆卷耳。實蓋爲雌所毒也。嗟乎。禽鳥嫉其前雛。一至於此。而終不悟。悲夫。

墨莊漫錄卷之三

明州士人陳生、失其名。不知何年。間赴舉京師。家貧。治行後時。乃於定海求附大賈之舟。欲航海至通州而西焉。時同行十餘舟。一日正在大洋。忽遇暴風。巨浪如山。舟失措。俄視前後舟覆溺相繼也。獨相寄之舟。人力健捷。張篷隨風而去。欲葬魚腹者屢矣。凡東行數日風方止。恍然迷津。不知涯涘。蓋非常日所經行也。俄聞鍾聲舂容。指顧之際。見山川甚邇。乃急趍焉。果得浦溆。遂維舟近岸。陳生驚悸稍定。乃登岸。前有徑路。因跬步而前。左右皆佳木蒼蔚。珍禽鳴弄。行十里許。見一精舍。金碧明煥。榜曰天宮之院。遂瞻禮而入。長廊幽閒。寂無譁譯。堂上一老人據牀而坐。龐眉鶴髮。神觀清臞。方若講說。環侍左右皆白袍烏巾。約三百餘人。見客皆驚。問其行止。告以飄風之事。惻然憫之。授館於一室。懸錦帳。乃饌客焉。器皿皆金玉。食飲精潔。蔬茹皆藥苗。極甘美而不識名。老人自言我輩皆中原人。自唐末巢寇之亂。避地至此。不知今幾甲子也。中原天子今誰氏。尚都長安否。陳生爲言自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下泰定。今皇帝趙氏。國號宋。都於汴。海內承平。兵革不用。如唐虞之世也。老人首肯嘆嗟之。又命二弟子相與遊處。因問二人此何所也。老人爲誰。曰我輩號處士。非神僊。皆人也。老人唐丞相裴休也。弟子凡三等。每等一百人。皆授學於先生者。復引登山觀覽。崎嶇而上。至於峻極有一亭。榜曰笑秦。意

以秦始皇遣徐福求三山神藥爲可笑也。二人遙指一峰。突兀干霄。峰頂積雪皓白。曰。此蓬萊島也。山脚有蛟龍蟠繞。故異物畏之。莫可犯干也。陳生留彼久之。一日西望。浩然有歸思。口未言也。老人者微笑曰。爾乃懷家耶。爾以夙契。得踐此地。豈易得也。而乃俗緣未盡。此別無復再來矣。然爾既得至此。吾當助爾舟楫。一至蓬萊。登覽勝境而後去。遂使具舟。倏已至山下。時夜已暝。曉見日輪晃曜。傍山而出。波聲先騰。沸洶湧澎湃。聲若雷霆。赤光勃鬱。洞貫太虛。頃之天明。見重樓複閣。翬飛雲外。迫非人力之所爲。但不見有人居之。唯瑞霧葱蘢而已。同來處士云。近世常有人迹至此。羣仙厭之。故超然遠引鴻濛之外矣。唯呂洞賓一歲兩來。臥聽松風耳。乃復至老人所。陳生求歸甚力。老人曰。當送爾歸。山中生人蔆甚大。多如人形。陳生欲乞數本。老人曰。此物爲鬼神所護惜。持歸經涉海洋。恐貽禍也。山中良金美玉。皆至寶也。任爾取之。老人再三教告。皆修心養性爲善遠惡之事。仍云。世人愼勿臥而語言。爲害甚大。又云。楞嚴經乃諸佛心地之本。當循習之。陳生再拜而辭。復令人導之登一舟。轉盼之久。已至明州海次矣。時元祐間也。比至里門。妻子已死矣。皇皇無所之。方悔其歸。復欲求往。不可得也。遂爲人言之。後病而狂。未幾而死。惜哉。予在四明。見郡人有能言此事者。又聞舒信道常記之甚詳。求其本不獲。乃以所聞書之。

睦寇方臘未起之前一年。歙州生麟。即死。後十日。州人葉世寧夢乘麟而登山。山東北有洞。乃舍麟而登入。二武士執而問之。世寧以實對。且言幸得放還。當有重報。一武士笑曰。誤矣。吾即歙州某橋南停紙

朱處也。與子不熟。頗識其面。此洞有三堂四室。試令子觀之。遂引而前。中堂垂簾曰。此堂待陳公文帳堆。辱吏不敢登。左堂簾捲。其半處曰。天符已差羅浮天王居此。諸司往迓矣。既昇有牌。牌有三字。世寧惟記一定字。右堂無簾。上有衣紫袍曳杖而行。吏數十輩隨之。二武士止世寧立。世寧熟視。即尙書彭公汝礪也。遽出拜之。公勞之曰。近到饒州否。曰。去歲到饒州。公無恙。公何以至此。公曰。吾位高。不當治獄。以吾最知本末。故受命至此。汝何能來也。世寧驟對。乘洞前石馬而來。公曰。獸今安在。二武士趨出曰。介獸誤取去。公曰。杖之百。朱處者唯而出。一武士領世寧欲去。世寧曰。願一觀四室。不敢泄於人。公逡巡首肯。一吏持鑰而下。引世寧往開東室。有十餘人露首愁坐。竹器數十。封鑰甚固。旁有金帶十餘條。持鑰者復開一室。架大木於兩楹之間。有官者九人。亦露頂蹲踞其上。見人皆泣下。持鑰者未嘗少佇。世寧請入他室。持鑰者曰。西有貴臣閣人及前唐後唐末具獄囚。法嚴。不可輒近。言未既。忽有聲如雷震。見巨蛇自屋東垂首而下。火舌電目。口鼻氣出如煙。世寧懼而走。持鑰者曰。東將入西室矣。此類甚多。豈可近耶。世寧因問何以至是。曰。吁。吾姓嚴。前唐宦者。親見當時中官勢盛。士人知有中官。不知有朝廷。吾私竊笑而薄之。有能言中官太盛者。吾必起嗟嘆。嘗聞近代亦然。業力所招也。世寧不盡記。大略如此。復往謝彭公。則堂已虛矣。世寧不敢問。心動求出。持鑰者復曰。吾在此司無過。即世後凡三領江淮要職。此事了。則吾爲地下主者矣。汝到人間。爲吾誦金光明經。具疏燒與嚴直事。吾能報汝。世寧拜辭。獨與武士出洞。見朱處騎麟自山頂來。下而揖世寧。撫麟乃石也。處曰。山高不可陟。遵河甚徑。

煩語廋家人。靳黃間卜居甚善。鄉中當大亂。廋亦自以夢報。得子言。當信而不疑也。一武士曰。金光明經亦望垂賜。得免追取之勞。幸矣。世寧曰。仍爲公等設醮及水陸。二人以手加額。世寧曰。此洞何名。廋曰。洞名金源。司名某。凡四字。世寧不曉而問之。忽失足墜河而寤。汗浹背。病瘧三日而愈。其後歙人稍稍聞之。

宣和改元。楊州學吏嚴清晝寢。夢人叩門呼之。清一手挈帽以趨。見植牌於康莊。清不暇讀。斯須入一門。兵衞森然。吏引造庭。鞫躬曰。嚴清至。清戰汗伏不能拜。自上擲一巨板。縱橫萬釘。布如棊局。斜倚於階。傳呼令上。一人衰冕而坐。紫衣侍左。朱衣侍右。清竊視之。衰冕者乃前太守劉尚書極也。朱衣者兩浙運副劉何也。尚書問清茶鹽法更張否。對曰。清學吏耳。茶鹽法所不知。又問學法更張否。對曰。仍舊。但近日興建道學。遂命朱衣取簿。令清自閱其姓名。每葉大書一人姓名鄉里。其下有細書。若功與過。中有識者。中一葉乃清姓名。細書極少。尚書曰。後十句汝當來。此又命紫衣導清過西壁。以手排之。壁開見衆罪人雜老幼男女。或血汚其衣。帶繫其頸。悲哀愁苦。幽咽墮淚。可畏可憐。紫衣復導清出。尚書曰。汝當治此獄。俟取某人及淮南鹽香提舉黃敦信。清逡巡攝衣循板而下。吏以手招清使出。清過舊路。仰視其牌。書曰辨正司。既寤。言其事於教官錢紹良仲。時黃俟使一路氣焰赫然。未幾盛怒間暴得疾。一夕而卒。清後臥病果死。楊人多知之。予數詢鄉人。乃得其詳。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歲納之。嘗爲詩云。天風吹月入欄杆。烏鵲無聲子夜閒。織

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九也。後三年。少游欲修眞。斷世緣。遂遣朝華歸父母家。貧。以金帛而嫁之。朝華臨別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朝華既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願嫁。却乞歸。少游憐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倅錢唐。至淮上。因與道友論議。歎光景之遄。歸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眞矣。亟使人走京師。呼其父來。遣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却重來。此度分攜更不迴。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崔嵬。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此事。未幾。遂竄南荒去。

歐陽文忠公與韓子華、吳長文、王禹玉同直玉堂。嘗約五十八歲卽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過限七年。方踐前志。作詩寄子華曰。俗諺云也。賣弄得過裏。其詩曰。人事從來無處定。世塗多故踐言難。誰知潁水閒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劉貢父詩話云。文士用事誤錯。雖爲缺失。然不害其美。杜甫詩云。功曹無復漢蕭何。按光武紀。帝謂鄧禹曰。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參嘗爲功曹。云鄧侯非也。貢父之意。直以少陵誤耳。然後漢高紀云。單父人呂父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云云。注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則少陵用此非誤也。第貢父偶思之未至耳。

嘉州凌雲寺大像記。韋皐文。張綽書。其碑甚豐。字畫雄偉。頃於潘義榮處見之。

閩州州治大廳梁間有一函書。前後人莫敢取視者。有一太守之子必欲開之。人勸之不從。竟取之。乃三

國蜀時斷一大辟案文耳。復置舊所。未幾守遂死。

河南縣尉司印。前後相傳不敢開匣。開必境內有盜起。但以一水朱記用代。待移新舊官交易。但易匣之封耳。商州州治廳角有一刻成壓角石兎。以碧紗籠護之。吏輩獻紙錢者堆積焉。人不敢正視。吏輩輒視者必遭刑。□□□□□□□□□□□□□□□□□□積甚憚之。云夜卽相馳逐於圃中。

三事皆聞之耿宗醇彥純云。

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能學公書。得其彷彿。公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竊効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略爲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

崔鷗德符。潁昌陽翟人。元祐中。畢漸榜登科。不汲汲於仕宦。宣和中。監西京洛南稻田務。時中官容佐掌宮鑰於洛。郡僚事之。惟恐不及。惟德符不肯見之。容極銜之。德符一日送客於會節園。時梅花已殘。與客飲梅下。已而容奏陳以會節園爲景華御苑。德符初不知也。明年暮春。復騎瘠馬。從老兵徑入園中。梅下哦詩曰。去年匀玉花結子深林間。小憩藉清影。低聲啄微酸。故人不復見。春事今已闌。繞樹尋履迹。空餘土花斑。徘徊而去。次日容見地有馬跡。問園吏。吏以崔對。容怒其輕己。遂劾奏鷗徑入御苑。以此罪廢累年。靖康初。起爲左正言。未幾卒。贈直龍圖閣。歸葬郊城。詩文甚高。

東坡爲翰苑。元祐三年。供端午貼子。有云。上林珍木暗池臺。蜀產吳苞萬里來。不獨盤中見盧橘。時於粽裏得楊梅。每疑粽裏楊梅之句。玉臺新詠徐君蒨共內人夜坐守歲詩。酒中喜桃子。粽裏覓楊梅。今人

未見以楊梅爲粽。徐公乃守歲詩。楊梅夏熟。歲暮安有此果。豈昔人以乾實爲之耶。東坡以角黍爲午日之饌。故借言之耳。

無錫惠山泉水久留不敗。政和甲午歲。趙霆始貢水於上方。月進百樽。先是以十二樽爲水式。泥印置泉亭中。每貢發。以之爲則。靖康丙午罷貢。至是開之。水味不變。與他水異也。寺僧法皓言之。

北京壓沙寺梨。謂之御園。其栽接之故。先植棠梨木與棗木相近。以鸞梨條接於棠梨木上。候始生枝條。又於棗木大枝上鑿一竅。度接活梨條於其中。不一二年。即生合。乃斫去棗之上枝。又斷棠梨下幹根脈。即梨條已接於棗本矣。結實所以甘而美者。以此。頃又見北人云。以胡桃條接於柳本。易活而速實。

章聖時煉丹一爐。在翰林司金丹閣。日供炭五秤。至熙寧元年猶養火不絕。劉表延仲之父被旨裁減百司。此一項在經費之數。有旨罷之。其丹作鐵色。詔藏天章閣。張忠定公安道居南都。煉丹一爐。養火數十年。丹成不敢服。時張芻聖民守南都。羸瘠殊甚。聞有此丹。堅求餌之。安道云。不敢吝也。但此丹服火之久。不有大功。必有大毒。不可遽服。聖民求之甚力。乃以一粒如粟大以與之。且戒宜韜藏。愼勿輕餌。聖民得之。即吞焉。不數日。便血不止。五臟皆糜潰而下。竟死云。二事聞之劉延仲。

宣和間。有旨蘇軾追復職名。時衞仲達達可當行詞。因戲之云。達可宜刻意爲此詞。蓋須焚黃耳。聞者莫不大笑。

許道寧京兆人。少亦業儒。性頗跌宕。不羈。畫山水法李成。獨造其妙。可與營丘抗衡。亦工傳神。每見人寢

陋者必戲寫貌於酒肆識者皆笑之爲其人毆擊之碎衣敗面而竟不悛後遊太華見其峰巒嵩峯始有意於山水清潤高秀穠纖得法不愧前人矣杜祁公帥長安道寧恃其技犯公公怒捕之道寧懼欲竄避或謂道寧曰杜公嚴毅汝乃干犯汝將何之雖走夷狄必獲汝矣時种帥誼守環州道寧乃往投誼杜公聞之笑曰道寧眞善自爲謀者乃貽書种公俾善遇之在環歲餘乃歸環學從祀弟子乃道寧所作筆也予舅吳順圖有道寧畫終南積雪圖八幅眞絕品也亡於兵火惜哉長安涼榭大屏面亦道寧所作殊奇偉也

晁無咎謫玉山過徐州時陳無已廢居里中無咎置酒出小姬嫣嫣舞梁州無已作減字木蘭花長短句云嫣嫣鳥芍藥稍頭紅樣小舞袖低回心到郎邊客已知金樽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無咎嘆曰人疑宋開府鐵石心腸及爲梅花賦清豔殆不類其爲人無已清通雖鐵石心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詞已過於梅花賦矣

元祐六年七夕日東坡時知揚州與發運使晁端彥、吳倅晁無咎、大明寺汲塔院西廊井與下院蜀井二水校其高下以塔院水爲勝

玫瑰油出北虜其色瑩白其香芬馥不可名狀用爲試香法用衆香煎煉北人貴重之每報聘禮物中秖一合奉使者例獲一小罌其法秘不傳也宣和間周武仲憲之使虜過磁州時葉著宣遠爲守祝周云回日願以此油分餉既反命以油贈之葉云今不須矣近禁中厚賂虜使遂得其法煎成賜近臣色香

勝北來者婦翁蔡京新寄數合且云公還朝必有取者今反獻一合周亦不受也北人方物不過一合貴惜如此而貴近之家贈遺若此之多足知其侈靡之甚也

蔡肇天啓久官京師日有藪澤之思常於尺素作平岡老木極有清思因授李伯時令於餘地加遠水歸鴈作扁舟以載天啓及題小詩曰鴻鴈歸時水拍天平岡老木尚寒煙付君餘地安漁艇乞我寒江聽雨眠伯時嫺不能竟他日王漁之彥舟取去以示宗子令戩即取筆點染如詩中意天啓見之愛其佳後天啓汎舟宿橫塘遇雨閉篷而臥夜分不寐聞歸鴈聲因復爲詩云平野風煙入夢思殷勤作畫更題詩扁舟臥聽橫塘雨恰遇江南歸鴈時此畫後入貴家予嘗見之渺然有江湖之思

晁無咎作慶州使宅記黃魯直云大爲佳作蘇明允作成都府張公安道畫像記魯直讀之云司馬子長復出也王逢原作過唐論介甫云可方賈誼過秦論不及而馳騁過之

袁鋐傳奇載成都古仙人吳彩鸞善書小字嘗書唐韻鬻之今蜀中導江迎祥院經藏世稱藏中佛本行經六十卷乃彩鸞所書亦異物也今世間所傳唐韻猶有□旋風葉字畫清勁人家往往有之

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虜兵陷平江府兩浙宣撫使周望移軍退保崑山縣泊舟馬鞍山下湖邊吏方用印忽有風旋轉入舟印與文移盡卷墮水相視駭愕使水工探之不獲望懼北兵之來襲也欲亟走屯惠通鎮爲失印所撓留吏求之吏禱於馬鞍山神曰靜濟侯者曰苟不獲且將得罪必焚廟而行縣宰亦懼乃作堰捍水以踏車涸之畚插如雲鑿數尺始得之已淪於泥中矣

頃有一士人每於班列中好與秘閣諸公交語好事者戲目之爲館職裏行

李廌方叔祭東坡文有云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兵部郎中莫卜居場屋日因赴浙漕夢人就旅邸報姓莫人作狀元卜出迎之乃云名儔非卜也時卜已投卷是舉登科明年得子因名儔後二十四年儔作大魁卜對賀客言之

朱勔喪父作黃籙醮請茅山道士陳亦夷字彥眞拜章回得報應但見金甲神人扶劍叱云朱勔父子罪惡貫盈上天不赦汝焉得爲拜章彥眞不敢言於勔私爲親密者道不踰三年勔敗

李去僞紹聖初知通州靜海縣至夜卽入一室判冥外人皆聞訊問枷鎖聲因目爲李見鬼去替密邇會集同官出二子拜縣尉陳疆疆不敢當乃云去僞老矣不及見公之貴若長子儔雖自成立不能遠大次子僖異日與公有恩契當令今日先識面耳衆皆罔測政和初疆爲司勳郎官主銓試文僖中乙授西京偃師簿又三年爲疆婿果符恩契之言疆終徽猷閣待制僖終朝請大夫儔登科未及祿而卒

崇寧間平江府天平山白雲寺有數僧行山間得蕈一叢共煮食之至夜發吐內三人急取鴛鴦草生啖遂愈其二人不啖者吐至死鴛鴦草藤蔓而生黃白花對開傍水依山處處有之治癰疽腫毒尤妙或服或傅皆可蓋沈存中良方所載金銀花又曰老翁須者本草名忍冬

山谷詩云爭名朝市魚千里予問諸學士魚千里多云此齊民要術載范蠡種魚事法池中作九墩然初無千里字心頗疑之後因讀關尹子云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不窮也乃知

前輩用事如此該博字皆有來處

班行李質人材魁岸磊落甚偉徽廟朝欲求一人相稱者爲對竟無可儷當時同列目爲察隻子京師俚語謂無對者爲察隻建炎三年擢權殿帥

蘇黃門子由薨於許下王鞏定國作挽詞三首其一云憶昔持風憲防微意獨深一時經國慮千載愛君心坤道存終始乾綱正古今當時人物盡惆悵獨知音注云元祐中議册后宣仁御文德殿發册公語余密告呂丞相微仲母后御前殿發册茲不可啓微仲明日留身宣仁詔宮中本殿發册時人無知者二云已矣東門路空悲未盡情交親踰四紀憂患共平生此去音容隔徒多涕淚橫蜀山千萬疊何處是佳城注云公前年寄書約予至許田曰有南齊翠竹滿軒可與定國爲十日之飲此老年未盡之情也其三云靜者宜膺壽胡爲忽夢楹傷嗟見行路優典識皇情徒泣巴山路終悲蜀道程弟兄仁達意千古各垂名注云公與子瞻嘗泊巴江夜雨相約伴還蜀竟不果歸今子瞻葬汝公歸眉王鞏有言歸葬仁也留葬達也右三詩予在高郵於公之子處見其遺槀因錄之皆當時事今公之後邈然家集不復存惜其亡也因附於此

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叔原有類乞兒般漆椀叔原戲作詩云生計唯茲椀般擎豈憚勞造雖從假合成不自娭陶阮杓非同調顏瓢庶共操朝盛負餘米暮貯藉殘糟幸免墦間乞終甘澤畔逃挑宜笻作杖捧稱萬爲袍儻受桑間餉何堪井上蠹綽然眞自許嗥爾未應饕世久輕原憲人方

逐子敖願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